偶像幻灭-剧情大纲及简要解说

系列构成 十二月的墨子李

首先要阐释的是本作的主旨，也就是“文以载道”中的“道”部分。不瞒各位，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素晴日，因此，我把本作的主旨定为了“在亦空亦真的世界中寻找幸福”。接下来我会详细阐述其后的哲学理念。

本作的先期部分充斥着哲学、尤其是佛教哲学的neta，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般若学做一个大体的介绍。我以为般若学的核心在于对“空假不二”的理解。般若学认为：实相，也就是客观世界的存在是会变化的，因而它们不具有恒常性，不是希腊哲学意义上的“基本实体”，换句话说，其存在依赖于其它事物，故称这种性质为“空”；但是，这种“空”也绝非是“真空”，或者说其并非是纯粹的“无”，毕竟我们在可经验的世界里它们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如果认为实相是彻底虚幻的，那么“无限延伸的逻辑之链”（叔本华语）也就彻底成了谬论，所以，这种“不真空”的性质被称为“假”。而实相“空”与“假”这两种性质的对立统一就是“中”。

再谈谈“世界”。这里的世界是取自维特根斯坦对“逻辑空间”的定义，也就是可能性的空间。维特根斯坦暗示了一种“正存在”与“负存在”的分类，也就是说，纵然一个事件没有实际发生，只要它是可能的，那么我们仍然认为它在“逻辑空间”中是存在的。我认为，这是我们对视觉小说类游戏的选择（无论其对不对剧情走向产生影响）作一个升华的绝好机会。

那么，问题就在于主人公如何能在我们的故事中“寻找幸福”。这一点我希望能通过四个ending来加以体现。在bad ending中，考虑到主人公佛教徒的身份与日本的社会历史背景，她困于名利之中是几乎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走向了绝对虚无主义，也就是彻底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了虚无缥缈的“净土”上，换句话说，就是把“空”解读为了一种特殊的实体，而从极端唯名论走向了极端实在论。这个bad ending的关键选择会被放在中期，具体表现为主人公拒绝了“偶像幻灭”的事实。其余三个ending分别对应着三位女主，关键选择的顺序是诗菜-优月/圣香。在三个可以视同good ending的结局中，主人公必定是以一种类柏拉图式的爱情的方式收获了幸福。化用朴炳哲的术语来说，就是借“他物性”的重生而战胜了“倦怠社会”；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回归了可达到的一种既非绝对亦非纯然功利主义的变革性的平凡幸福；或者可以理解为阿兰·巴迪欧式的借着“真实世界的断裂”的回归；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尽可能去庸俗化的“小确幸”。

四个ending暂命名为：皆同幻化（bad ending，语出道壹《神二谛论》）、岩见泽的雪（佐木结局，暗示在结局里她们回北海道老家进行拜访，请注意雪景的应用，这一结局是唯一真结婚的），··············Starlight（野田结局，因为是真结局，所以直接摘抄了本作英文名Shattered Starlight，在结局中是下一年的圣诞节，“星光”既指代东京的万家灯火，又指代主人公对真女主的重燃之爱），三十三年如梦（三条结局，三十三年指1991-2024，也映衬了三条名字中的“三”，请注意三条只是个共趣/苏小鬼，这里的结局只是三条与主人公共同参加军武宅聚会，切记不要直球冲塔）。

最后，我同意监督对本作的定位，即“有梗的面向大众的真百合恋爱题材视觉小说”，请脚本们务必注意这点。

以下是剧情大纲，并非是详细脚本。共通线分为四幕（如果进bad ending的话流程将在第三幕末结束，加一个后日谈），每个女主的个人线再分两幕+一个后日谈。脚本们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可以不用管太多哲学或宗教学相关的neta，我会在校对中对其负责的。

第一幕：失业、房贷与工资通论（neta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本幕的前期内容已经在已确定的部分中整理下来了，大体而言可被表述为身为偶像声优厨的榊雾织（下称主人公）被裁员，出于窘迫的经济条件而接受了同好对串子“亚子Ako”的开盒委托，在开盒过程中意外发现其就是自己推的偶像声优浅井优月（下称优月），在认识到偶像不过是一个小孩子脾气的家伙后，她无奈地接受了偶像出于封口目的而为她提供的运营“亚子Ako“账号的工作。其中穿插出现佐佐木诗菜（下称诗菜）与藤原圣香（下称圣香），需要指出的是，诗菜和圣香在第一幕只是引入。

本章的核心是“偶像幻灭”的心理落差。

以下是详细内容，省略掉开盒前的部分：

主人公凭借着电信企业内线同好（委托者）提供的信息，于次日正午十二点十分纠结地（请注意描写这里主人公这里复杂的心理：她渴望为偶像做点什么，也希望能借此获取报酬，但也害怕对方报警或者采取过激行为，还反思自己这么做和极端粉丝有什么区别）于次日乘地铁（具体是什么线路需要后续考据）前往了开出来的地址：中野区的一间高级公寓。在公寓大楼的大门口，她不敢去说服保安开门，于是等了一会蹭别的进门住户来进入公寓大楼。在等待的期间，她凭借信箱发现“亚子Ako“的姓氏是“野田”，并因为公告栏贴着的高价出售与出租信息而感到有些羡慕与不满（对亚子Ako这种网络喷子都过得比自己好而产生了负面情绪）。

进了公寓大楼并乘电梯来到公寓的门前后，她决定先敲敲门，但是没有人回应，因此她在原处蹲点，等待户主野田（即优月）的归宅。她的心理活动是：设想了各种亚子Ako的真人形象（注意不能包括年轻女性，举例：靠着继承遗产发了笔横财而住进高级公寓的邋遢宅男大叔，被父母娇生惯养而性格恶劣的青少年，精神错乱把偶像声优当成一种新型宝冢的老太太），预演了到时候要教训亚子Ako的话（这里要不断否定、不断修改自己的话，以体现女主谨小慎微的老实孩子性格）。不过发现自己越想越害怕，所以干脆强迫自己不要再想了（这里穿插一段念佛求心安的剧情，心经就可以）。

主人公的蹲点一直持续到将近下午七点也没有消息，此时，她又饿又担心，不得不考虑自己来线下开盒的决定是不是正确的。正好电梯到了这一楼层，正当她在思考是不是亚子Ako到家时，优月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主人公无法自持地叫出了优月的艺名，优月则毫无疑问地将主人公当成了找上门的私生饭，警告她立即离开否则就会报警处理。主人公表示自己是来找别人的，只是恰好是她的粉丝并惊讶于她住在这里，并向她道了歉（其实这里要体现出主人公已经起了疑心，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情）。优月半信半疑地拿钥匙打开了野田家的门，主人公再也忍不住了，质问她为什么和黑粉亚子Ako住在一起。

主人公的惊诧是可想而知的，她质问的优月亚子Ako是怎么回事（例如：她是不是被亚子Ako要挟或者劫持了，亚子Ako是不是她同居人，亚子Ako的账号是否只是事务所的炒作…此时务必要体现出女主不愿意相信，或者说考虑优月就是那个幼稚的“黑粉”）。

面对主人公的质问，优月显得有些慌乱，她戴了口罩，约主人公去附近她常去的Chestnut Tree Café（栗树咖啡厅，neta自《1984》，我不是会去咖啡店的人，所以建议找一家现实中的东京的咖啡厅来作为内部装潢的原型）详聊，主人公跟着她离开了（注意描写主人公“幻灭”的失魂落魄）。

在咖啡厅，优月注意到了主人公的饥肠辘辘，给她点了一份栗子蛋糕（这里可以选择谢绝或不谢绝，对后续剧情无实质性影响）。优月向主人公解释了亚子Ako是自己的小号，自己的真名是野田 和子（Ako），故取了这个同音的名字（这里轻易地承认体现了她的小孩子脾气与不成熟）。至于自导自演的串子炒作问题，优月坚决地否认了这个主人公的这个猜想，并称自己只是在开小号回击黑粉。（补充：优月本质上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她网络发言的逆天更多是一种纯天然的不成熟的反映，并没有在“暗区”浸淫过深，因此她根本不知道她的极端派粉丝们对于亚子Ako的想法）。

主人公当然是无法接受这个说法的，她愤怒地阐述了自己有多喜欢作为偶像声优的优月，自己处于失业的窘境之中，结果优月拿着那么高的片酬和出场费结果还在网上大放厥词，不知道给这些真心支持她的粉丝添了多少困扰（不觉得这个困扰/迷惑用的很樱花妹吗？）。优月急中生智，拿一个优惠的筹码堵住了她的嘴：既然她失了业，不如来替自己运营亚子Ako这个账号罢！

主人公对这个说法当然是很意外的，她质疑了优月的财力，不过优月却说自己一年去上百次迪士尼，绰绰有余，大不了少去几次。主人公的心理当然是十分复杂的（在这里做一个选择分支，如果同意那么优月将会直接给她一小笔钱加上账号的信息，如果说要考虑一下的话优月会把自己联系方式留给她，晚上回去在一番纠结后她会联系优月并表示同意）。

离开咖啡店后，饿了大半天的主人公当然不可能吃饱，于是前往了地铁站附近的便利店打算买点吃的（可以给出分支选择：三明治还是饭团并加以描写）。这时引入主人公的青梅竹马，同时也是声优的诗菜以及她的声优友人圣香（这里加一些圣香对诗菜适当的X骚扰内容，毕竟她的原型是政委）。主人公与诗菜在东京联络得并不多，因此许久未见，二人寒暄了一番，并把圣香引见给了主人公（注意，两人此时还算是新人，业界地位远远比不上优月，所以顾虑甚至要更少）。末了，二人邀请主人公去附近的市民浴场。如果主人公在先前的选择中选择了直接接受优月的邀请，那么第一幕在水气氤氲的奇妙氛围中落下帷幕。

如果主人公选择没有第一时间接受优月的邀请，那么在离开市民浴场并搭地铁回到租住的房子后，她会受到优月发来的line，这回考虑了一下公寓的房租以及不想回到北海道老家的事情，她决定接受这个邀请，第一幕结束。

第二幕：Chestnut Tree Café（本幕的主要情节发生在这个上一幕提到的咖啡厅，这也是女主新的工作场所）

第二幕主人公的弟弟登场。这一幕的核心是危机前的过渡回，因此风格上比较日常。

第二幕以主人公的梦开始，梦中应该是一系列的错乱的情景，而非连续的叙事：大学后屡屡碰壁的求职历程，中学时失败的乐队表演经历，被来吊唁的人群塞满的灵堂，北海道小城岩见泽市白雪覆盖的败落街景，小学时被大人带去札幌的佛寺礼拜……

此时，女主被手机的消息提醒音吵醒，是在东京上大学（这里可以写两句对他的吐糟，例如这小子明明没啥正形，偏偏脑子好使上了庆应义塾之类的）的弟弟发来的line，他告诉主人公今天他难得学校什么事都没有，询问她要不要出来玩（涩谷？下北泽？原宿？）。主人公还沉浸在失去正经职业的忧郁中，正好算是她的雇主优月也发来了联络，叫她来昨天的咖啡厅一趟，于是便谢绝了弟弟的邀请。

草草在地铁上回复了第一幕叫她线下真实的同好（搪塞几句，说什么就是个笨蛋中年宅男，已经被她教育好了），主人公再次搭地铁前往了优月的公寓附近。